

- 彭德怀同志二三事
- 在将军身边的日子里
- 与时乐濛在一起
- 徐东海游灵山
- 宜阳航运史

第十一辑

宜陽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阳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2001年10月

目 录

伟人丰采

彭德怀同志二三事 孙万生 (1)

历史珍闻

在将军身边的日子里

..... 谷瑞雪 遗作、谷恒安整理 (11)

为张自忠将军复仇

——何基沣指挥部队歼灭日酋横山武彦 ... 朱 芒 (23)

名人轶事

与时乐濛在一起 赵林东 (31)

徐东海游灵山 释绍凡口述 张修卿 整理 (37)

回忆张伯英大伯 裴玉君 (41)

峥嵘岁月

缴获总统府关防大印的战斗 赵巨杰 (46)

我参加二十兵团起义的前前后后 赵 镜 (52)

人物漫忆

王元灵与屏阳中学	老 马 (63)
我所知道的县委书记吉丕俊	赵学仁 (69)

宜 阳 春 秋

抗战时期到过宜阳的八路军部队	陈荣耀 (83)
抗战时期的柳泉妇女识字班	李铁芳 (92)
赵保地区的几种抗日活动形式	马心聪 (96)
一块明朗的天	陈荣耀 (99)
忆农业集体生产责任制	阎世英 (104)
宜阳航运史述要	张修卿 (110)

博 览 之 窗

宜阳之最100例	张修卿 (118)
----------------	-----------

社 教 日 记

赴陕县社教日记	刘 雷 (130)
---------------	-----------

彭德怀同志二三事

孙万生

诗曰：

沥胆披肝一直臣， 横刀立马更何人。
夺关斩将毛尔盖， 歼敌奠基吴起屯。
劲旅百团抗日寇， 雄师国外挫联军。
感人最是庐山上， 书奏净章不惜身。

1948年10月至1954年8月，笔者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即后来的西北军区政治部）工作。这里仅就耳闻目睹所及，写就此文，题为《彭德怀同志二三事》。

一 他就是彭德怀

1947年初夏，我西北野战军广大官兵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一部分同志都还穿着棉衣，据传，当时主持西北后勤工作的贺龙同志曾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给养问题，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批曰：着即向胡宗南管辖第七补给区领取。这显然是个笑话，但完全符合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那时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只有26000来人，但他实际指挥的却是近30万人，当然有胡

宗南的26万来人不会“乖乖”的,但又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四月下旬,彭老总以敏锐的目光瞅准了蟠龙镇。在那里,胡宗南的辎汽八团与独汽三营早已昼夜兼程向蟠龙镇运送了几百万斤洋面,几十万套单衣,足够打一两个战役的弹药。然而,在胡宗南主力眼皮底下,蟠龙镇是打不得的,必须把他们调走。

于是一场大的转移开始了。3000多人、1000多头毛驴的家属队,在一个团的保护下,浩浩荡荡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向北而去。这支“部队”在敌人的侦察下是气势浩大的,“毛泽东要北上东渡黄河”,根据“侦察”,胡宗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于是以董钊、刘戡为首的北上兵团组成了,他们紧紧咬住“家属队”穷追不舍。有时候,他们会拉开些距离,警卫团的战士们就会勇敢地靠上去,来个枪炮齐鸣,短兵相接,促使他们跟上来。彭老总精于《孙子兵法》,他指示警卫团示形于敌。于是董、刘兵团的情报人员就收集到了新四旅、教导旅、警备旅、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应有尽有的“部队迹象”。

调走了10万大军,蟠龙镇就暴露在彭德怀眼皮下了。守军8000人,旅长李昆岗。我用2万多人攻击,完全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孤立之敌的战略原则,而且还无须打援。10万大军已被甩在绥德,明天他们就要和榆林南下的邓宝珊大军在镇川堡胜利会师了。蟠龙镇的包围战打响之后,董钊、刘戡置邓宝珊的二

十二军于不顾,掉头南下,驰援蟠龙镇。在他们离蟠龙镇还有40里的时候,胡宗南的中将参谋长盛文已在延安用报话机向李昆岗发出了最凄厉的命令:“昆岗兄,为了党国,请你烧掉机密文件……”与此同时,盛文也听到报话机传来了“缴枪不杀”的喊声,他颓然落座。

进延安,侥幸的李昆岗是第一个。说他侥幸,是因为167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硬卡着李日基的头皮,让167旅在延安的三十里铺“原地待命,不得轻举妄动”。同时给李昆岗的命令是“兼程前进”。他就是这样当了打延安的先锋。在陕北被俘的将军中,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李纪云,第二个是麦宗禹,他是第三个。

三年解放全中国,解放军是匆忙的。时不我待,我们必须立即赶到安塞去开庆功大会。大部队行动中也包括摘去肩上金星的李昆岗。尽管他不像进延安时那样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但是作为“贵宾”请来他是不易的,身旁还有一位解放军野政联络部的干部陪同着。他很少说话,也许他还在懊悔在那难堪的一刹那间,来不及使用“校长”赠他的那柄佩剑。败了,他承认,但是并不服气,要是一对一……他知道那是斗勇,而不是斗智,将在智而不在勇,他的头低得更厉害了。

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他们也在路边树下石头

上坐了下来,他仍不开言,“陪同”人员也不开言,彼此心照不宣。

一个老兵大步流星地由后面赶了过来,似乎他有什么急事,人们都为他让路。李昆岗也看见他了,心里还在想,这么老了还在当兵。联络干部注意到了他的神情。

“李先生,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一个老……”他可能想说是老伙伙、老马伙什么的,但这种口气不是他此时此刻能说的。于是改口说:“我怎么能认识你们一个普通的老兵呢?”

“他当然是个老战士,但还是我们的副总司令。”

“他是彭德怀?”他站了起来,揉了揉眼,向走远的彭德怀望去,自言自语说:“我明白了,我明白我为什么失败!”

中国有句古话:“将军决胜,岂在战场。”

既然不在战场,那么又在哪里呢?

二 违例的战斗

任何一个国家的《操典》中都有这么一条,在战场上主要的原则是:杀伤敌人,保存自己。

但是,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同志,竟然在一次战斗中违例了。

那是1948年4月在陕西省永寿县的一次战斗。

具体时间不早于1948年4月22日,因为我一野三纵队这天在许光达同志率领下进入了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的全部时间是一年一月又三天!

这时,彭德怀同志甩开了胡宗南的八个旅,由潼关、蒲城、韩城一线直插“西府”。一路都是“不设防”的城市,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唯独到永寿县遇到抵抗。这里有青年军206师留在陕西的一个加强营,或者说它就是206师全部。因为以邱行湘中将为首的青年军206师一个月以前,已在洛阳全军覆没,这500来人是幸存者。

由于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文化素质较高,抗战结束后它是要去东京充当占领军的。当这支部队刚刚走上码头,还未上船,蒋介石一声令下,它就调转枪口,开赴解放区战场。206师是被消灭了,留在陕西的加强营命运如何呢?甭说一个加强营,一个“加强军”也填不满彭德怀的胃口。两个月前,他在宜川县的瓦子街一口吃掉了刘戡的一个整编军和严明、王应遵的两个整编师。说是整编师,这是国共和谈时国民党搞的骗局,实际就是两个军。

火网编织好了,尖刀连已进入前沿阵地,只等一声令下,在血与火的格斗中,206师连残余也将失去。

此时,几匹快马来到战斗指挥所,来的是我们的副总司令。

循例,战场指挥官向彭老总汇报了他精心制订的

方案以及他势在必得的胜利,这一点不仅是他,连彭老总也毫不怀疑。但是,他未摸准彭老总这时的脉搏。

“胡闹,作战方案停止执行,重新进行动员,所有的重火器都不准使用,包括八二迫击炮……”

“老总,这……”

“这是命令!”

“是,老总。”他转身向身边的参谋说:“马上通知部队,战斗计划停止执行。可是……”

作战参谋走了,彭老总的态度也缓和了。

“同志,怎么打仗,你懂,我也懂,战场行为不就是杀伤敌人,保存自己吗?”

“可是老总……”

“但是要因地制宜,你懂吗?你正面的敌人是谁?”

“不就是206师的一个加强营吗?”

“206师是什么部队?”

“青年军呗!”

“对,青年军都是些学生娃,也就是说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宝贝蛋。”彭老总笑着说:“你倒痛快,山炮、野炮、迫击炮,拿一个纵队的火力去消灭一个营的兵力,全部消灭一个不剩,百年后怎么向炎黄二帝交待?”

“那我们……”

“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奇兵,在他们发现我

们时就束手就擒了。你知道吗？他们不光是国家民族的宝贝疙瘩，也是我军的宝贝疙瘩，你多抓一个俘虏，我们就多一个文化教员、参谋、干事……”

“瞧我这榆木疙瘩，老总我明白了，看我的吧！”指挥员拍着自己的脑袋说。通过重新动员，重新部署，奇兵突袭的战斗行动开始了。加强营的官兵们直到当了俘虏还不知道是怎么当的。既然是一场战斗，当然不能没有死伤，不过这个加强营基本上都是被俘的，都是按彭老总的预想结束战斗的，并从此为我军增添了一批文书、文化教员、干事、参谋、医护人员……

下棋，有的只看眼前一步，有的人可以看三步五步。彭老总能看几步呢？我经常想这个问题。

三 把我的像摘下来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它标志着西北解放战争的基本结束。当然，还有西宁战役、进军新疆，但大规模的争城、夺地、封锁、攻关已基本结束了。野战军的司、政、后机关都被“空搁”在兰州了。我们司政机关就驻在五泉山下的“三爱堂”大院里。“三爱堂”大院坐落在兰州左公东路（后来改名为民主东路）36号，是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官邸。“三爱堂”是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三爱堂”（爱兵、爱民、爱友军）三个大字是张治中将军手书。

“三爱堂”是野战军的首脑机关所在地,为了首长们开会方便,就在“三爱堂”大院内找了座房子布置了一下,作为小会议室或者说是常委会议室。房子不大,布置简单,条桌、木椅、蓝平布桌单,按照惯例,正面的墙上挂了一排伟人像,墙上贴了几张领袖语录,其中也挂有彭老总的画像。

布置好了,司令部办公室靳主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兼科长陈亮、副科长赵德芳等陪同首长们来“检查验收”。他们是彭老总,张宗逊副司令员,阎揆要参谋长,甘泗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政柱副参谋长等。靳、陈、赵跟着他们谈笑风生地走了进来。

刚一进屋,彭老总的脸色就变了。

“乱弹琴,简直乱弹琴。”老总训斥说:“谁让你们这么搞的!”

“老总……”陈亮刚张口。

“把我的像取下来,马上取下来!”彭老总怒气不息地说。

“我以……以为……”陈亮结巴地说:“这有什么……人家中南……”

“住口,”彭老总说。“摘下来,马上摘下来!”

“陈亮!”甘泗淇制止了陈亮,让门外警卫员进来,把彭老总的像摘了下来,又重新调整了马恩列斯毛刘周朱八幅画像的位置,彭老总这才温和地点了点头。

“同志们，决不是我矫情，”彭老总诚恳地说：“问题是我们刚刚取得胜利，我们的国家，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内有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他们都不会甘心于失败……”

“您是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哪一点……”陈亮仍有些不服气。

“可以比，也可以学习。”彭老总说：“比什么？比贡献，西北的三年也比不上一个辽沈战役。学什么？可以学他的尖刀插入，穿插分割，学他的三三制战术小组，但不能比挂像。我们一定要记住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只是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同志们，任重道远呀！”

四 子曰：“学而时习之”

1949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们在兰州“三爱堂”大院广场散步，同行的有秘书处收发员郭业霖同志，还有民运部的小杨。到兰州后兼联络部长的范明秘书长，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在统战工作上，秘书长的职务就由民运部长慕生忠将军接任。因此我们秘书处与民运部的同志走的就更近一些。

环行路围绕的广场，约有四五亩大，东边是政治部，西边是司令部，在这里休息散步的三五成群，彼此无涉，偶尔遇上熟人，点头示意，打个招呼。一位身着国防绿洗成漂白布衣服的老军人来了。穿这样军服的人满多，但洗得最白的有三个人，他们是彭老总、阎揆要参谋长、王政柱副参谋长。来者是我们敬爱

的彭老总。他缓缓地向我们走来,完全平等地和我们融合在一起,谈工作、谈家事、谈饮食,对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他还问一下婚姻问题。突然,机灵鬼郭业霖拔腿跑了,我真想不通,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听彭老总“闲聊”更重要的事呢?他真是个傻瓜蛋!不一会儿,他跑回宿舍,拿了个精美的小日记本,递给彭老总,请彭老总给他题字。这时我就为自己的自作聪明感到羞死了,机灵鬼毕竟是机灵鬼。

彭老总感到有点突然,但还是不无幽默地说:“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就是喜欢这个情调!”他说着还用手拍了拍郭业霖的头,好像这不是他的部下,而是经常向他撒娇的小辈,嘴上这么说,但并未拒绝小郭。他抽出他那支粗粗的水笔,迅速地写了起来。

“老总,北京电话。”浦安修同志来唤他,他把本子还给小郭,又与大家点了点头走了。我与小郭靠得最近,立即抢了过来,一看题词,就愣住了,他怎么写了一句“老俗套”:“子曰:‘学而时习之。’彭德怀”。

45个春秋过去了,我与小郭分手已经40年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特别是那幅万金难买的革命文物,是不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已经作为反革命证据而上交了呢?

(孙万生,宜阳县赵保乡东赵保人,青海石油管理局离休干部。)

在将军身边的日子里

谷瑞雪 遗稿 谷恒安整理

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几十年了,但他那勇往直前的豪迈英姿,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杀敌报国的铿锵誓言,时常回荡在我的耳边。想起他,那峥嵘岁月,便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演讲会上

我是1937年元月投笔从戎来到驻守北平南苑29军38师手枪营(师部警卫营)当兵的,师长张自忠。武汉会战后,张自忠将军已因战功卓著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兼59军军长。原手枪营也随之成为军部(也是总司令部)的警卫营。张将军对部队特别是对手枪营要求极严,既学军事技术,又学文化。他经常对我们说:“一个革命军人,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拿起武器能杀敌,拿起笔杆能写文章的战士。要既当战斗员,又当宣传员。”在张总司令的关心督导下,总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演讲训练班,目的是通过组织演讲比赛,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由手枪营挑选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员组成,由政治部指导训练,集合总部直属单位(8大处等)进行演讲比赛,优胜者还有奖励。那时我是上士班长,是演讲训

练班的成员之一。一次朝会时,训练班负责人叫我登台演讲。我早已成竹在胸,于是登上讲台,开始演讲:“各位长官,各位同志,今天我讲的题目是:

‘应该怎样去死’。人们都知道,有生就有死,虽然有爱生恶死人之常情之说,但爱生不能永生,恶死不能不死。秦始皇、汉武帝派道家方士,采长生药,炼不老丹,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一死,可见死是人生不可抗拒之规律。本人认为,死虽无法避免,但死的方式和目的有时是可以选择的。人死的种类不外乎病死、刑死、战死3种。病死所占比例最大,但平平庸庸无所谓价值;刑死是触犯刑律,依法处决,是害群之马,人人切齿,断头沥血,大快人心,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价值了;至于第3种死法——战死,也有两种情况:1、为内战而死的。如军阀混战,争城夺地,同室操戈,其豆相煎,只顾个人利益,不管人民死活,若为他们当炮灰,抛头颅,等于为虎作伥,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扪心有愧。2、为抵抗外侮,保卫祖国而死的,可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样的死才是最有价值的死,最理想的死。岳武穆、文天祥……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但是如果生不逢时,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长官们、同志们,我们太幸运了!时值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我们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又是身穿军装、手持武器的现役军人,保卫国土,赶走倭寇,责无旁贷。本人愿和全体同志一道,把力量献给神圣的抗战事业,把鲜血

洒在打击侵略者的疆场上！”此时总司令和59军参谋长张克侠等也在讲台上，不时投以赞许的目光。台上下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总司令调我当卫士

演讲会的第二天，在我带领几个同志给总司令站岗的时候，张老总把我叫到跟前，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立正回答道：“我叫谷瑞雪。”“二十几岁了？”“报告总司令，二十一岁了。”“河南哪个县的？”“宜阳”。张老总听口音便知我是河南的，故而问县不问省。他接着问：“家中都有什么人？”我回答说：“父母、兄嫂、弟弟，还有两个妹妹。”张老总高兴地说：“这样的家庭很好，可以不用分神，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神圣的抗战事业。有没有这点决心？”我又立正大声回答：“报告总司令，不但有，而且很坚决！”他点了点头，回屋去了。又过了一星期，张总司令通知手枪营营长和二连连长，调我到总司令部给他当卫士。

当时我是一个既有文化、又有强健体魄、上进心和报国心很强的战士，手枪营各级首长都非常关心、爱护和器重我，然而现在总司令亲自点名要我，他们只得割爱了。但是我当时一心想干一番事业，对警卫工作不感兴趣，便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手枪营营长刘秉林，平时对我非常爱护，这时却板起面孔，严厉地说：“这是命令！马上给我报到去！”我便拿

起随身衣物、书籍等用品,告别了连、排长等到总司令部报到去了。

到了总部后,看到总司令身边的几个老警卫员马孝堂、朱增源、马祖龙等都是勤学习,肯锻炼,早起晚睡,特别是总司令,生活俭朴,处处以身作则,才感到警卫工作也是革命工作的一环,以后便心安理得,高高兴兴地干起警卫工作来了。

教我为民族尽大孝

1939年5月,总部驻扎湖北宜城县赤土坡村。一天,突接家信,得知父亲病故,想起父亲对我自幼辛勤抚养教育,在极度贫困中供我读书,而今大恩不得稍报,孝心不得稍尽,便成永别,因此一连5天日夜痛哭,茶饭不进,并找张老总请假奔丧。张老总亲切地对我说:“你父亲去世,请假奔丧,完全可以。不过人死了就不会再活了。你回去也不过大哭一场,可是大哭一场又有何用?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是军人,现在大敌当前,国家危如垒卵,我们应该为民族尽大孝。人回家倒不如给家里寄几个钱,既解决家中困难,又不妨碍正常工作。古人说:‘毁不灭性’,要注意身体,不要再哭了。回不回去你自己考虑一下吧。”我冷静地想了想,觉得张老总说得既合情又合理,就当机立断地说:“报告总司令,我不回去了。”他点了点头说:“很好!”并亲笔写了一张纸条,上写“给谷瑞雪50元”。这笔钱虽然不多,但